

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

——《蒹葭》文本解读

徐小静

佛山科学技术学院

[摘要]《蒹葭》是《诗经·国风·秦风》的经典诗歌，是部编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一篇经典选文。本文从叙事视角、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歌进行解读，以期为教师和学生更好地学习这首经典诗歌提供一点帮助。

[关键词]《蒹葭》；叙事视角；意境；艺术手法

【DOI】10.12252/j.issn.2096-627X.2021.12.1609
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《蒹葭》是《诗经·国风·秦风》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篇。《秦风》共十篇，大都是东周时期秦地的民歌。秦人昂扬豪迈，好勇善战，这种士气昂扬的豪迈在《国风·秦风·无衣》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而《蒹葭》给人的感觉是凄婉动人的，与《秦风》中其他篇目相比显得鹤立鸡群。

关于《蒹葭》的地位及价值，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评价说“《蒹葭》一篇最得风人深致。”^[1]《蒹葭》和秦风中其他篇目相比，最大的特点和不同就是诗歌的意境，朦胧缥缈、神韵悠长，具有含蓄蕴藉之美。

一、解读的关键

陈继揆《读风臆补》给我们提供了解读诗歌的关键：“此诗在国风为第一篇缥缈文字。宜以恍惚迷离读之。”^[2]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起笔写景，通过芦苇、秋霜、秋水等意象描绘了一幅秋苇苍苍、白露茫茫的凄清景色，也暗示出了主人公的心情。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，朱熹《诗集传》里说“伊人”指“主人公朝思暮想的意中人”。^[3]

“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”，主人公沿着河岸向上游走，去寻求意中人的踪迹，但道路上障碍很多，而且道路又曲折遥远。“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”，主人公顺流而下去追寻，但无论怎么去寻找，总也到不了她的身边，她仿佛永远在水的那一边，可望而不可即。

郝志达《国风诗旨》评论这首诗说：“只前两句便写得秋光满目，抵一篇悲秋赋。真乃《国风》第一篇缥缈文字。”^[4]宋玉“悲秋”历来被认为是古代文学史上悲秋的源头，但其实早在《蒹葭》中已有悲秋的情结了。

二、叙事视角下的解读

从叙事视角来进行文本解读，可以从“伊人”形象、多元主题以及情节留白几个方面分析，促进学生对这首诗的深度学习 and 理解。

（一）“伊人”形象

《蒹葭》中的“伊人”历来解说纷纭，难以判定。按照古人的说法，伊人是指“贤人”，持这种说法的如清人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、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；《毛诗序》认为“伊人”寄予了作者对“周礼”的追求。

按今人的说法，伊人是指恋人，如吕恢文《诗经今译》、高亨《诗经今注》，把这首诗当作爱情诗来解。部编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教材课前“预习”说“《诗经》中有不少歌咏爱情的诗，或表达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，或抒发爱而不得的忧伤和惆怅。”^[6]同一课的选文还有《关雎》，对应的是

“对美好爱情的向往”，《蒹葭》对应的就是“爱而不得的忧伤”。可见教材也把《蒹葭》当作爱情诗来解读了。

我们今天对“伊人”形象的解读可以再做引申。伊人可以指人生理想，代指人生路上对自己理想的追求。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说“《蒹葭》一篇，最得风人深致。”^[1]诗歌中体现的对伊人锲而不舍的追求，正是“风人深致”的体现。这与晏殊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对人生的苦苦追求是非常相似的。

诗无达诂，说到底，《蒹葭》中的伊人就是一个寓意丰富的象征符号，以至众说纷纭，难有定论。另一方面，也带来了广阔的阐释空间。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结合个人的经验去阅读和体会，也可以把伊人视为自己人生道路上对理想的一种追寻。只不过，由于伊人的扑朔迷离，和“在水一方”的幽渺难测，让这首诗显得更加韵味悠长。《蒹葭》中的伊人意象，可以作为我们学习古典诗歌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其表现出的古典诗歌的朦胧意境，含蓄不尽的多重意蕴，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。

（二）多元主题

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，我们发现，“伊人”是谁？这里的人不确定，在哪里？地点也不确定，由此也造成了诗歌解读的朦胧多义。

《毛诗正义》认为《蒹葭》主旨是“刺襄公也。”将这首诗当成一首比喻象征诗。这种解读影响了两千多年，《诗经》研究名家如马瑞辰等也持这种观点。清代姚际恒对这首诗的诠释是“求贤诗”，求贤者，乃襄公求贤。这两种解说蕴含着浓厚的政治色彩。朱熹则认为《蒹葭》是一首“怀人诗”，认为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，只是运用了赋的手法如实地描写景物而已。“五四运动”以后，大陆学者如程俊英、蒋见元等颠覆旧经学体系，对《蒹葭》做出了全新的解释，认为这是一首描写思慕、追求意中人而不得的“爱情诗”。这种角度更符合近现代学说，学生也更容易接受。

当代学者提出应从文化的视角去创新发挥，赋予诗歌追寻文化的意义和价值，把它看成是人们追寻真善美的一种象征，凸显出中华民族对真善美执着追寻的生命意识。这些主题的出现，反映了这首诗的多义性和象征性。所以很多人认为这除了是一首爱情诗外，还这是一首哲理诗、励志诗。

不管主题如何去界定，不可否认的是，这首诗激活了我们心中对于高、远、大，真、善、美理想境界向往和追寻的情怀。

（三）情节留白

从叙事的角度看,《蒹葭》三章通过情境描写了在一个芦苇茂盛、河道蜿蜒曲折、道路崎岖难行的地方,较为具体地写出了主人公追寻伊人的情景,交代了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。主人公上下追寻,追寻的伊人似乎近在眼前,但依然是行踪不定,飘忽迷离。

诗歌到此戛然而止,将想象的空间留给了读者。这种“留白”的艺术手法,使诗歌具有丰厚的意蕴,也使读者浮想联翩。

诗歌中某些信息的“留白”,可使读者根据自身的阅历来填充,实现多样化的解读。这首诗的作者是不确定的,诗歌中的主人公和“伊人”也是不确定的。主人公一直苦苦追寻是为什么?为什么没有寻到呢?是河水确实难以逾越还是寻觅者努力地不够呢?都有可能,诗歌中没有交代,那最终有没有寻到呢?诗歌结尾也没有明确交代。

这种留白不仅给诗歌蒙上了朦胧之美,而且给读者留下了悬念和思考空间。教学时可以抓住这一点,让学生补充出这首诗省略了的情节,发挥想象,给学生以无穷再创造的可能,由文到情体会诗歌的意蕴。

三、艺术手法

(一) 重章叠句, 复沓回环

从结构上来看,《蒹葭》保留了《诗经》以四言句式为主的复沓章法。诗歌共三章,每章八句,前四句写景,后四句抒情。

诗歌采用重章形式,每章的字句并不完全相同,只是更换了几个字或词,反复咏唱。蒹葭从“苍苍”到“萋萋”再到“采采”,白露的形态也从“为霜”到“未晞”,再到“未已”,表现了白露凝结、融化、蒸发的三幅不同场景,体现了时间的延续,也暗示了主人公追寻过程的漫长。

清人方玉润说“三章只一意,特换韵耳。其实首章已成绝唱。古人作诗多一意化为三叠,所谓一唱三叹,佳者多有余音,此则兴尽首章,不可不知也。”^[8]重章复沓的结构,起到了加深和升华的效果。

这种低吟浅唱,娓娓道来,更能表现主人公对“伊人”的翘首企盼、等待和追寻,也使诗歌节奏鲜明,蕴含丰富美感,另人回味无穷。

(二) 声韵和谐, 语言蕴藉

《蒹葭》音韵和谐,读起来朗朗上口。这首诗不是格律诗,但每句都押韵。每章换韵,都是首句入韵,属偶句押韵,且为句尾韵。如韵脚:苍、霜、方、长、央;萋、晞、湄、跻、坻等。从平仄角度看,第一、二节押平声韵,声调变化几乎是一致的,韵脚处完全一致。第三小节开始,韵脚处由原先的平声全变成了仄声,给人一种谐和转变的过渡感。

诗歌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,融叙事抒情于一体。四言为主的句式和复沓的章法,原是由先秦民歌中产生的,它给诗歌以鲜明的节奏感和音乐性。也就是说,这首诗虽是古诗,却极具格律诗的音韵美,读来琅琅上口,便于歌唱。如“苍苍”、“萋萋”、“采采”是叠字兼叠韵,“蒹葭”是双声,这些双声叠韵词使诗歌读起来极具韵味。这也集中体现了先秦诗歌保留了很明显的民歌风味,它们都是作者情感的直接抒发,语言

质朴,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淳朴自然的风格。

(三) 意象唯美, 意境朦胧

《蒹葭》在艺术方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情景交融,含蓄委婉。诗歌选取蒹葭、白露、伊人等唯美的意象,构成了一种朦胧含蓄、苍茫寂寥的意境。

主人公追寻伊人而不得的情境,通过河水道路的险阻表现出来,暗示了追寻的艰难和伊人的可见而不可求。通过“苍苍”“萋萋”“采采”渲染出萧瑟、苍茫、飘忽不定的氛围,这与诗人求而不得的失落、惆怅、彷徨的情感浑然一体,达到情景相生,景中有情的艺术境界。而诗中求而不得的朦胧幽渺的情境,又令人生发出无限遐想,言有尽而意无穷。

王国维说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,《蒹葭》所有的景、人、事的描写都是为了表情达意,在于表现主人公的心境和情感——满怀着对美好对象的追求,以及追求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真挚感人的情感,和那种锲而不舍、永不放弃的精神。

《蒹葭》意境高远、苍茫寥廓,意蕴无穷,具有一种朦胧含蓄的美和高雅的风韵,凄迷动人,具有“哀而不伤”的审美艺术特征,对中学生具有巨大的审美艺术教育价值。

结语

《蒹葭》这首诗多元解读的教学价值在于,使学生借助先贤所言自己独立判断,不局限于一家之言理解诗歌,有利于拓宽学生的思维,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。另外,根据教材编排选文所在学段分析,将“伊人”解作“所爱之人”,可以使正处于情窦初开年龄的学生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,获得爱情的启蒙教育,比较贴合青春期学生的心理特征,学生更容易进入文本深处进行理解和学习,去体会古代男女之间爱情生活的喜怒哀乐,丰富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审美鉴赏能力,还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王国维. 人间词话[M].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
- [2] 陈继揆. 读风臆补[M]. 清光绪六年宁郡述古堂刊本
- [3] 朱熹. 诗集传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0.
- [4] 郝志达. 国风诗旨纂解[M]. 南开大学出版社, 1990.
- [5]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. 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(八年级下册)[M]. 北京: 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17.
- [6] 方玉润. 诗经原始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6.
- [7] 邵禹铭. 《诗经·秦风·蒹葭》研究[D]. 山西大学, 2013.
- [8] 王充闾. 诗的意境寻求与意象创造——以《诗经·蒹葭》为例[J]. 辽宁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2019, 47(1): 139-145.
- [9] 张璇. 赏《蒹葭》结构之美[J]. 中学语文教学, 2015(12): 54-55.
- [10] 杨振华. 《诗经·蒹葭》\“白露为霜”考辨[J]. 语文建设, 2013(32): 65.
- [11] 赵春晓. 《诗经·蒹葭》意境解读[J]. 语文建设, 2018(15): 34-35.